



半城盛夏

BAN CHENG SHENG XIA

凉西 著

有一种爱
可以让你甘心背负全世界的骂名，可以
可以让你情愿舍弃拥有的一切……

然而，
是否真如表面那样风光？
她的真命天子，
到底花落谁家？

这世间唯有一种感情，
可以穿过这支离破碎的盛夏，
唤起内心深处最纯美的记忆。

BAN CHENG SHENG XIA



优厚的家世，做人的成绩
她是众人眼中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半城盛夏

BAN CHENG SHENG XIA

凉西 ●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城盛夏/凉西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5430-5475-2

I. ①半… II. ①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3919号

选题策划: 刘丽伟

著 者: 凉 西

责任编辑: 明廷雄

封面设计: 八牛工作室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 八牛工作室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6 字 数: 241千字

版 次: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: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目录

CONTENTS

题 记 1

第一章 谷雨 3

第二章 立夏 32

第三章 小满 56

第四章 芒种 88

第五章 夏至 115

第六章 大暑 154

第七章 小暑 198

第八章 处暑 221

后 记 250

夏天，青春都死了，深埋在绿荫下。石碑上刻着我们的墓志铭。

据说，地球的直径为 12756 公里，也就意味着，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会超过 12756 公里。而你我之间不过一个夏天，那么，这个夏天的长度会比那更加遥远吗？



第一章 谷雨

萍始生，鸣鸠拂其羽，戴胜降于桑。

——这些年来的记忆，如同错乱的光影，支离破碎。

阳光有些刺目，初白缓缓将掌心举过头顶，眯起眼，五个指尖好像都是透明的。

“呐，小天，你看夏天快来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吧？”说着说着就再没了声响。小天是谁，初白并不知道，只是那两个字从齿间落了下来，烙印在心头，久久不能忘却。

“姐姐，该吃药了。”

医院的花架下，一名白衣少年步伐轻盈地走过来，他的五官深邃，与幽柔的日光浅浅磨合，看起来万般迷离。那棱角分明的轮廓，配以亚麻色短发，像极了古希腊的雕像。

初白放下举起的手，隔着花下画架望向少年。那幅叫做《境》的画还没有完成，画布上只有大片的黑，看上去深不见底，仿佛里面住着庞大的怪兽。没有缘由也没有结局，初白只是在描绘着她在梦里面看到的模糊光景。

“姐姐，这几天您一直都是心神不宁的样子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指尖一僵，初白望着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弟，冷冷地开口：“不要忘了我是被我父母领养的，不要妄图窥探我的心事。你如果想明天就离开，我倒可以成全。”

“这个家好像不是由你做主得吧？”美少年半倚在藤架上，露出妩媚而慵懒的神情。

“如果我说我的手镯丢了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

少年蹙起眉头，如同一只阴冷的猫。女孩淡淡地勾起唇角：“放心，我没那么卑鄙。但是，关于你为什么在我住院昏迷以后被我家收养，我想你应该还欠我一个解释，不是吗？”

“姐姐，就算我说了，你也不会信的。”少年明显看出了初白的怒意，却不愠不火，“不过我倒可以向你保证，等到时机成熟我就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更何况，现在我充当了你的佣人，有人给你做饭，不比你原来的生活好过多了？”

“最好是这样。还有，你以后不用来医院看我了，父母那边我会去说。”

少年轻轻地点一下头，在转身时却狡黠一笑：“姐姐，现在你可真要养足精神啊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”

还没等初白回话，门就已经被合上了。

看着素白色的天空，初白忽然就失了神。

她至今还记得，那场大火整整烧了三天。

火舌在空中妖娆起舞，天地间的万物映到眼睛里，一片殷红。林初白又看见自己无助地站在一片恐怖的灼热中，白色上衣血迹斑斑。

凌晨两点，初白猛然惊醒。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微冷的空气，没有发觉到她的枕头已泛起潮湿。初白仓皇地抱住自己，从医院醒来后，关于过往的记忆，她只剩下这狰狞的片段，是的，她失忆了。她不知道，人的一生那么漫长，是不是遗失了某段时光也不会怎么样？

—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这样的。甚至更算得上是一种幸运。

心中有个声音轻声答。

她再问：真的可以轻易抛弃吗，无论多么重要的回忆？

——其实在你的心里面早已有了答案，初白。

那个声音又答。

出院的日子好像一晃就过来了。

医院门口，白玉精心雕琢的天使在日光下投出一片浅影，映在初白精致的脸上。前来接她出院的少年好久未见，竟越来越俊朗，眉眼间风情万种。一个温婉美丽，一个英俊帅气，两个人站在一起便是郎才女貌了。或许这也是父亲挑选沈夏城在身边唯一的理由，初白这样说服自己。

但是谁又能料到，沈夏城，竟成了初白一生的劫难。

其实很多自认为一清二楚的事情，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的笑话而已。如果当时初白能够多想一些，不知道她的结局会不会与之前不同。

林初白就是我，至于我是谁，我自己都不清楚。

自从三个月前的那场车祸开始，所有的局面早已超出了控制，尤其是那个莫名其妙地跳出来的养子、即将成为我同班同学的沈夏城。可惜对于父亲的安排我从来都没有任何质疑的权利。

清晨的阳光细腻而温柔。

吃过早饭，我同沈夏城一左一右坐在黑色奔驰里。车轮安静地行驶在灰白的路面上，窗外的景色并没有什么活力，微风掠过，总感觉有些不安。难得的一次有父亲的仔细叮嘱，要我们多加小心，那份关切竟有种恍若梦境的虚无感。

“父亲请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姐姐的。”沈夏城说完，转头望着我，开始有条不紊地向我介绍着学校。少年的目光单纯而无辜，不管是谁看到他的那个样子都会心疼吧。天气还没有降温，我却打了个大大的冷战。

下车后，沈夏城只是恭敬地同父亲道别，目光并未在我身上停留。

他随意地将书包搭在肩上，转眼由乖孩子变成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却很迷人。但是他的语气仍旧让人很反感：“这里是学校，请林大小姐不要再对我颐指气使——或者说，我们最好不要有任何交集。”

我冷冷地瞟了他一眼：“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。”

他漫不经心地掏出银色耳机，叩在耳上：“那就最好不过了。”

校园里有很高大的乔木，却都只是枝叶仍显得稀疏。虽然已经步入初夏，但是晨风里仍旧透着丝丝凉意。径直穿过阴晦的长廊，我找到班主任。她宝蓝色的职业套装严谨得体，在简单地翻看过那份近乎完美的学籍资料后，她若有所思地点头：“跟我去教室吧。”

我站在讲台上，勉强咧了咧嘴角，算是微笑：“林初白。”半晌挤出“请多关照”四个字，便没有再说什么了，自我介绍到此为止，我走到事先调好的空座，等待上课铃响。

“初白啊初白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同桌了呢！我是米朵拉。你可以叫我‘可爱的小米’、‘漂亮的朵拉’或者‘亲爱的小朵朵’！”嗓音甜腻得让我的寒毛都竖起来了。在那齐刷刷的刘海下，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正认真地盯着我，仿佛里面能汪出一潭水来，只是那股热情也着实让人难以承受。

我礼貌地微笑：“你好，朵拉。”然后米朵拉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做她同桌的条件和好处，当然我并没有认真听她的长篇大论，而是将所有的思绪都淹没在那片柔和的风光中。

“打扰了，林初白同学。”一个像纯棉布一样细腻而干净的嗓音。

我抬头，直直迎上一张英俊的脸庞：五官端正，目光宁静内敛，加上银框眼镜，有种书生气的儒雅，白衬衫上隐约散发出雨水洗过的树木的香味。

少年点头：“我叫苏暮年，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”

这温文尔雅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是那样的合适，给人一种老朋友般的心安感觉。

可惜我并不习惯情绪有任何波澜，所以只是淡淡地点头。

上课铃突然响起，打断了他即将要说的话，少年只得转身，向着阳光那边走去，那道清瘦身影分外地挺拔，竟有种说不出的动容。算是朋友了吧，苏暮年，至少他让我觉得温暖、踏实。

听朵拉说，苏暮年的理科是学年排名第一、钢琴十级，并且为人谦和有礼，总之是个品学兼优的家伙。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我就看到很多女生以各种理由向他请教问题，而苏暮年似乎并不懂得拒绝。

隐约地我察觉到一道琥珀色的目光飘过，等我回望时那道目光已转至另一方向。

行驶的车中。

“初白，今天怎么样？”

父亲突如其来的温柔慈爱让我莫名地错愕，我恭敬地回答：“一切都很顺利，您不必担心。”

“那个，夏城……”父亲说到一半又停了下来。

“父亲放心，姐姐今天认识了好多新朋友，那些人都不错，我想姐姐会很快适应的。”不知为什么沈夏城把“新”字咬得特别重。

父亲和沈夏城四目交接，两人好像是会心而笑，我悻悻地垂下头。

A城布满了灰色高架，它们与日光茫茫融合，繁忙而嘈杂。而身陷其中的清江丽园，却是难得的一处安静的别墅区，里面柔美的白色屋宇、影影绰绰的绿荫都十分贴近北欧缓慢而舒适的建筑风格——如果不是进出不断的豪华轿车，这里就会是一个世外桃源。

但这些恰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
司机将车开进清江丽园中属于我们的别墅。我草草吃过饭，坐在房里，开了一盏台灯，奶白色的灯光并未添加太多暖意。时针慢慢碾过，落下的功课已快被补齐。

牛奶还温热着。

不知何时，沈夏城开门进来，俯到我耳畔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别跟苏暮年走得太近。那样子对谁都不好。”

“多谢。”我冷笑，“不过你好像违背了约定。”

直接略过我的不屑，他口吻淡漠地说：“只是好心提醒你而已，林初白，就算你真的是公主，苏暮年也未必是你童话中的王子。”

我没有回应，而是直接送客。

躺在柔软的大床上，我有种不真切感，模糊的人影在眼前交错、晃动，好像隔着毛玻璃，我站在外面，怎样都无法看清这一年光景。而我却清楚地记得十六岁以前发生的一切。

校门口，少年如一株挺拔的树，他道声早安，连身后的阳光都变得温柔。

我也笑，“早，苏暮年。”

背后冷哼一声，是沈夏城径直穿过去。尴尬的沉默。

“林初白，你……”苏暮年忽然开口。

“嗯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你看起来精神不太好的样子。”

“哦，大概刚换了新环境不太适应吧。”

“说到这里，初白，我可以冒昧地问一句吗？你为什么转校？”看出了我的犹豫和怀疑，他试图解释些什么，“高三这个时候，总归有些特殊，你知道的。”

我笑：“大概离家近，比较方便吧。”

“大概？”他重复。

肩上的书包突然变得让人不可忍受的沉重。我轻咳两声：“到了，进去吧。”

教室中，我将书本折页一点点摊开来，不经意间发觉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圆珠笔，好像拿烟的姿势，熟悉而自然。趁无人注意，我缓缓松开手，恢复

如常。

回头时我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沈夏城，阳光斜打在他瘦削的肩头，浅浅映出那棱角分明的轮廓。或许沈夏城说得不无道理：苏暮年并不简单。

临近午休，教室里明显开始躁动不安。课程才过半，朵拉就已经收拾好东西，说要中午一起去吃饭，自己先去占座。我正听课听得认真，就随口应声好。谁知铃声刚响过，教室里就没剩几个人了，我转过头方才发现她早已没了踪影，然后我索性对着白花花的粉笔字继续埋头整理笔记。

“林初白，你不去吃饭吗？”

我抬眼，果然又是苏暮年。我只好回答，本来是跟米朵拉约好的，只不过忘了在哪里。

“想不到你也有这么糊涂的一面，像个孩子呢。”他的语气中竟是宠溺。

金光淡淡覆上那蜜色的唇，细腻自眉宇间渐渐满溢出来。忽然想起一句很俗气的话：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合上我的书，白净的手掌指节分明，我甚至能想象得到他那修长的十指在黑白琴键上翩跹起舞的样子。

看了我一会儿，他忽然笑起来，两边唇角都是弯弯的。“不管怎样还是要吃饭的吧。林初白，介意一起吗？”

我默然。

他的笑容干净明朗：“那么，我以后可以叫你初白吧？”

我轻轻点头。不知为什么，就算心里忐忑，也是难以拒绝苏暮年。我应该是愿意的吧，因为这位温雅少年的亲切，让我感觉十分熟悉。

去食堂的路上，我们并肩走在浅绿的光影下，我望着他，总觉得有一股难言的熟悉感，仿佛我们曾经一起并肩行走过无数次。这让我一下子失了神。

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“苏暮年，我以前见过你吗？”

他笑：“你说呢？”苏暮年额前清碎的刘海被风轻轻吹起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。

我撇撇嘴，以掩饰转瞬即逝的不安。

各自点好餐，我和他漫不经心的闲谈、吃饭，结账时也同每一位初识的普

通朋友一样，AA制。我们刻意避开众人的目光，一前一后回了教室。面对朵拉的质疑，我只得推说没有找到地方。朵拉是个不愿深究的人，只是没心没肺地说着大段的冷笑话。

今天日光繁茂，我不觉恍惚：人越成长就越孤单，是不是因为都学会了自我保护？

淡黄灯光下，氤氲的水汽柔软温厚，安心的感觉，一如苏暮年。不管怎样，最重要的是如何补齐功课，仰头喝掉整杯浓茶，我继续挑灯夜战。

夜里困得不得了，于是我起身想去冲个凉，没想到刚拉开门就有冷水迎面喷上来，整件白绸睡袍立刻被湿透，我连忙双手交叉护在胸前，牙齿不禁地战栗起来。

少年故作无辜地放下喷头：“对不起，姐姐，我刚刚想洗澡，正在试水温的时候你就进来了。”

水滴顺着发梢落在紫色大理石上，我狼狈地拨开贴在眼前的头发，狠狠瞪着那个神情中颇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沈夏城：“从今以后，你只能用楼下的洗手间，我用楼上的。”说完扯起浴巾就把他推了出去。

撑在洗漱台上，我看着镜中苍白的面容，神情疲惫，小心翼翼地撩起额前的碎发，露出一道不太明显的伤疤。有些人完美无瑕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隐藏自己的缺陷。

我身体已无大碍，父亲不再亲自接送我们上下学，恢复了司机接送的习惯。

近来沈夏城倒十分安静，我有时甚至会觉得那个乖张少年根本不在隔壁的房间里。

这一天清晨，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份快递，我反复确认是寄给我的没有弄错，却不知道寄主是谁。打开后，是一条扎染的深蓝色印度细棉布裙，裙摆处有金线刺绣的大片花朵，不经意的细致干净而用心。

我换上长裙来到学校，跟朵拉打过招呼后坐下，长长打了个哈欠。接连几天开整晚通宵，头晕沉得厉害。

“今天上午的课程很重要，初白，提提神。”一杯咖啡放到了我面前。

我揉着困倦的眼睛，怔怔抬头：水洗牛仔裤、白衬衫，干净如透明的阳光——苏暮年。

我笑：“谢谢。”

他也望着我微笑，呼吸间都是清冽的香甜。

“苏暮年，你放着那么多人都不送，为什么偏偏要讨好她？”沈夏城突然冒了出来，阴阳怪气地看着苏暮年：“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，苏暮年，这杯就由我代劳了。”

说完他就自顾自地喝了一大口，得意地扬扬手中的陶瓷杯：“味道还不错，谢喽，苏暮年！”

没有任何不满的表情，苏暮年只转头看我，安慰地笑：“没关系，初白，等下我再买一杯好了。”

沈夏城依旧不依不饶：“怎么叫得那么亲切？苏暮年，你们什么时候那么熟了？”

苏暮年淡淡看着他：“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我望着两个美少年和周围窃窃私语的同学，一面是尴尬，一面是得意。我下意识地扶了扶眼镜：怎么生活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，突然成为全班的焦点还真是不适应。空气中火药味愈发浓烈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客套而疏离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二位，这里是我的座位，所以我有不被打扰的权利。”

二人对视一眼，沈夏城无谓地耸耸肩，随手扣上耳机悠闲地走回座位处，苏暮年也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恬淡笑容，没有任何波澜地转身。两个清瘦身影在阳光下各有味道，却都是令人向往的惊艳。

我隐约感觉遗漏了什么，好像，某种未知。

“初白，你怎么跟……不是，他们……”朵拉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。

我面无表情地打断她：“听着朵拉，第一，我刚来这所学校，跟谁都不熟；第二，别人之间的关系怎样与我无关，我今后不想也不会与这类问题有任何瓜葛；最后，快上课了，请认真听讲。”班级除了偶尔的嘈杂总体上很安静，所以我将音量控制在能让全班听见而又不显刻意的范围，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非议。

但是我错估了米朵拉的自制力，连发弹珠的感觉，我不想多作形容。

“初白，你真的不认识沈夏城吗？可是看起来他怎么好像对你很有敌意

似的？”

我轻咳两声：“我说最后一遍，米朵拉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来介绍。沈夏城，身高 183 公分，体重 67 公斤，血型 AB，双子座，篮球队队长，省级计算机一等奖，传说中被界定为家世神秘的富二代。自入校以来，已知先后交往过酒吧驻唱乐弥、富家女唐兮然、腹黑优等生程娜以及我们的校花安蓝等七人，未知若干。这么一位校草级帅哥你也没留意，林初白，真有你的！……”

我笑着应承，却并没有用心听。因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影响到我以及我所保持的优秀习惯。

“林小姐，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。”

再次确定附近没有人，我压低声音：“好的，谢谢您，我周六去取。”

挂上电话，转身遇到沈夏城。

“怎么，为了苏暮年，你林初白就可以不顾一切，包括你自己的健康？”沈夏城懒懒倚在墙角，似笑非笑的神情，恰如夜魅。

我不禁皱眉。不错，最近胃病又犯了，根本不该喝咖啡的。可是沈夏城怎么会知道这些？

他耸耸肩：“算了。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他。”话音未落，他就推门进去，背影有种说不出的清冷和荒芜。

我想解释什么，却又觉得没有必要。我是贪恋苏暮年身上的温暖，可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情感，我自己也不清楚。阳光慵懒洒下，暖暖的让人心生困倦。斑驳的墙面虽粗糙，却也亲切。停在安静的墙角，不禁想，只有几天，苏暮年已经开始盘踞在我周而复始的生活里。

正想着，一个高挑的身影走进我的视线。“对不起，初白，今早的事是我没处理好，打扰到你了。”明澈的光线晃过镜片，正是苏暮年。

我淡淡扬起唇角：“没关系的，还是很谢谢你。”

他也笑：“想不到你竟然真这么体贴。”他的语气分明有所保留，却下意识住口，“对不起，我不太会讲话。只是觉得你很文静而已。”

刻意忽略掉少年眼中细微的躲闪，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希望只是自己多虑。

回到教室，米朵拉依然好奇心十足，叽叽喳喳盘问我的去向，不过很快又转至其他的话题。我想我已经开始学会充当一名普通听众了，望着这个神采飞扬的女孩，我心中温暖一片。或许，朋友会是个不错的尝试。

捧了大堆零食，在柜台前付账的时候，我鬼使神差地加了一包中南海。店员有些奇怪地看着我，其实抽烟的高中生很多，我想他只是在奇怪，这是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的事情。我局促地把东西都装好，就逃跑似的夺门而出。在墙角偷偷地拆开来闻了一下，有股烟草特殊的微苦，感觉那味道很熟悉，不过好像少点什么。但是我没有点燃，而是直接将全部扔进路口的垃圾桶。

我转身，却迎上了沈夏城若有所思的目光。

过了许久，他轻声说了句：“那种烟确实太冲，不适合你。”

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没有回答，只是快步离开。

“初白，最近怎么样，还适应吗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”饭桌上，父亲尽量微笑，试图让自己显得更亲切一些，可惜还是很不自在。很多事情根本没那么容易改变的。

我笑得一脸满足：“很好啊，跟同学相处不错，而且最近精神也好了很多……”

直接掠过对面的嘲弄，我继续编织着自己的幻象。觉得我虚伪么，他自己还不是一样？

他依旧一脸乖巧，却不失时机地插言：“是啊，大家说姐姐很‘体贴’呢！”

我笑而不语。原来我一直处于他的监视中。

父亲盛了骨头汤给我：“初白，先照顾好自己才是。需要什么资料都可以跟司机说。”父亲好似在笑，却又觉得有那么点不像。

我连忙应声。

“多听听你父亲的话没错的。”母亲顺手夹块排骨放入父亲碗中，轻声叮嘱。

我乖巧地赔笑，幸福地注视着这对相敬如宾的夫妇。只因为一个陌生人的加入，我们便都要如此表演。而那个举止诡异的沈夏城，既然要伪装，为何又不伪装得更彻底些？或许朵拉有一句话说得对，沈夏城确实对我有敌意。